

# 数字经济助力乡村振兴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

李巧巧

(北京联合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市, 100101)

**摘要:**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 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 阐述数字经济助力乡村振兴的“价值生产”环节; 数字经济助力乡村振兴的“价值分配”环节[1]。最终得出, 数字经济已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驱动力, 为农村经济结构的转型和产业升级注入了新的动力和活力。未来, 应继续深化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的融合, 优化资源配置, 促进共同富裕,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关键词:** 乡村振兴; 数字经济; 政治经济学; 理论基础

**中图分类号:** A8

**文献标识码:** A

乡村振兴事关现代化发展和民族复兴的战略全局, 在当今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时代背景下, 数字经济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发展, 成为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与此同时数字经济已然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驱动力。而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核心理论之一, 在数字经济时代, 依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本研究主要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出发分析数字经济助力乡村振兴的理论基础。

## 一、数字经济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主要内容

当今世界, 数字经济已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 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作为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的科学理论, 不仅为我们理解传统经济形态提供了强大的分析工具, 也为我们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审视数字经济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 (一) 数字经济的基本特征

数字经济是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 深度融合经济发展的每一个环节。它以数字技术创新为核心驱动力, 推动技术迭代与产业升级。同时, 现代信息网络作为数字经济的重要载体, 实现了数据的高速传输与广泛共享。在这一基础上, 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不仅不断提高了传统产业的数字化、智能化水平, 还催生了新业态、新模式。这种新型经济形态正加速重构经济发展与政府治理模式, 为全球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展现了前所未有的活力与潜力。它反映了数字资源或资料生产、交换、转移、分配和消费的过程, 是人类社会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又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数字经济中, 数据成为继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之后新的生产要素, 数据资源的有效利用成为提升生产效率、优化资源配置的关键。同时, 数字技术的创新和应用, 如 5G、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 推动了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 催生了大量新业态、新模式。

#### 1. 优化价值生产

数字经济通过一系列创新机制和技术手段, 深刻地推动了价值生产的变革。数字经济凭借其强大的信息技术力量, 彻底打破了传统经济模式下的时空限制, 极大地拓宽了交易的范围和边界。在数字经济的推动下, 无论是地理位置的远近, 还是时间的早晚, 都不再成为阻碍交易进行的因素。更多的供需信息得以被高效、精准地融入各类交易平台之中, 这不仅促进了信息的充分流通与匹配, 还极大地激发了市场的活力与潜力。由此引发的规模效应, 使得资源配置更加优化, 生产效率显著提升, 为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不仅降低了交易成本, 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 还促进了产业链的完整性和再生效率的提升, 实现了

“1+1>2”的效应，为价值生产带来了显著的增量。在价值创造的过程中，无论是智力劳动还是体力劳动，劳动者通过运用自身的知识、技能与创造力，将各类生产要素转化为具有实际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商品与服务，从而实现了价值的创造与增值。这一过程无可替代，强调了劳动者在价值生成中的独特作用与决定性贡献，进一步彰显了劳动尊严与价值的重要性。处于数字经济下的劳动者，随着数字化技术广泛应用，拥有更强大的信息处理能力，通过利用先进的数字技术和工具，他们能够更高效地收集、分析和利用信息，从而更准确地把握市场需求和趋势，生产出更符合消费者需求的产品和服务，从而创造更多的价值。

## 2.协调价值分配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被视为一种新型的生产要素，其重要性不亚于传统的劳动力、资本和土地。数据通过参与生产过程，能够提升生产效率、优化资源配置，并创造新的价值，此外数字资本通过数据价值化、算法优化和平台经济等方式实现快速积累，以至于剩余价值的分配方式变得更加多样化。除了传统的工资、利润和地租等方式外，还出现了数据租金、算法租金等新的分配方式。这些新的分配方式使得更多的主体能够参与剩余价值的分配，数据的所有者或使用者可以依据其对数据的贡献或利用程度，参与价值的分配，从而改变了资本家独占价值的局面。

综上所述，数字经济以其独特的基本特征和优势，不仅优化了价值生产的各个环节，还推动了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

### (二)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体观点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经济学上的一场深刻革命，它站在无产阶级立场，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批判继承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合理成分，创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sup>1</sup>

#### 1.劳动价值论

第一、商品：商品具备两大核心属性，即使用价值和价值。使用价值反映了商品满足人们特定需求的能力，这是商品固有的、天然的特性，决定了其作为有用之物的本质。而价值，则是隐藏在商品背后的，由人类无差别劳动所凝结的社会属性，它超越了商品的具体形态，体现了商品生产者间复杂而深刻的经济联系。使用价值如同价值的实体依托，是其存在的基础；而价值，则是交换价值的内在根据，决定商品在市场上的交换尺度。交换价值，则是价值的外在表现，通过市场中的价格变动得以显现。

第二、劳动：劳动作为创造商品的关键，本身也蕴含着双重性质：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具体劳动指向特定商品的生产过程，通过特定技能与操作，赋予商品独特的使用价值。而抽象劳动，则是抽离了具体形态、衡量劳动消耗的普遍标准，它构建了商品价值的基础。劳动的这种双重性，正是商品二重性的根源，为深入理解劳动价值论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第三、价值规律：价值规律作为商品生产和交换的普遍法则，其核心在于：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确定，商品间的交换必须遵循等价交换的原则。尽管市场价格会因供求关系等因素而围绕价值波动，但从长远视角审视，价格终将趋于与价值相等，体现了价值规律在商品经济中的主导力量。

#### 2.剩余价值论

剩余价值，这一经济学中的关键概念，指的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雇佣工人及其劳动过程中所创造出来的、超越了其劳动力价值本身的那部分新增价值。这部分价值，构成了

<sup>1</sup>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3 年版，第 197 页

资本家利润的主要来源,它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资本与劳动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因此,追求剩余价值的最大化,成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直接目的和核心驱动力。

剩余价值的来源是工人的剩余劳动,即工人在必要劳动时间之外所提供的劳动。必要劳动时间,这一概念在经济学中指的是工人为了维持自身及其家庭的基本生活需要,必须投入到生产活动中以再生产其劳动力价值的那段时间。在这段时间内,工人所创造的劳动成果,即劳动产品,其价值相当于他们劳动力的价值,也就是他们作为商品被资本家雇佣时所获得的工资报酬所对应的价值。简而言之,必要劳动时间是工人为了“养活自己”而不得不进行劳动的时间。

剩余价值的大小取决于剩余劳动时间的长短,以及单位时间内工人所创造的劳动价值。剩余价值等于剩余劳动时间乘以单位时间的劳动价值。

资本家通过延长工作日或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增加剩余价值的产出。延长工作日直接增加了工人的剩余劳动时间,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则可以在不延长工作日的情况下,通过提高单位时间内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来增加剩余价值。

## 二、数字经济推动乡村振兴的理论冲击

习近平总书记着重指出,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推动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的深度融合,确保在经济社会的发展进程中,不断增进民生福祉,切实改善人民生活质量。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尤其要加大对国家确定的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扶持力度,确保这些地区能够跟上全国发展的步伐,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在推进乡村振兴工作方面,我们要持续发力,不断取得新的突破。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一环,而农村则是我们面临的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所在地。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把乡村振兴作为国家战略的重中之重,集中力量加以推进。

### (一) 数字经济浪潮中的乡村蝶变: 价值生产板块的助力之路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框架下,商品的价值由凝结在其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所决定,而数字经济浪潮的兴起,正为乡村的价值生产板块带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随着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和深入渗透,乡村地区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生产方式和价值创造模式,而是开始探索以数字技术为核心驱动力的新型价值生产路径。

从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出发,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资料(如土地、机器、设备等)被资本家私人占有,而产品则是社会化的,即产品是为了满足社会的需要而生产的。

这种矛盾必然导致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因为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使得资本家在生产决策时往往只考虑自身的利益,而忽视社会的整体需要。除此之外,资本家为了获得更大限度的价值生产,势必会出现无休止压榨劳动工人、克扣和拖欠工人工资、简化工人工作场地等一系列手段,长此以往会加深资本家和劳动者之间的矛盾,因此马克思提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价值生产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无产阶级将逐渐壮大并联合起来,最终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

价值生产不仅仅是一个经济过程,其过程的核心在于——人,特别是劳动者的活动和智慧,被视为价值生产的根本动力和源泉。在价值生产过程中,劳动者并非简单的生产要素,而是拥有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的主体。劳动价值论强调,所有商品的价值均源自人的劳动,这种劳动是抽象且普遍存在的,它超越了具体劳动形式的差异,成为商品价值的共同基础。人的劳动不仅创造了商品的使用价值,更在劳动过程中凝结了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从而形成了商品的价值。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者的劳动不仅创造了自身劳动力的价值(即工资),还创造了超出这一价值的额外部分,即剩余价值。这部分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

渐渐地会消磨劳动者生产的积极性，影响剩余价值的生产。

由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可知，“人”才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人”才是价值生产的催生剂。对应数字经济助力乡村振兴来看，农民是乡村振兴的主力军。

第一、提高农民数字技能。在数字经济浪潮的推动下，乡村地区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智能设备的广泛应用，数字技能已成为农民适应现代生活、提高生产效率的关键。在农业生产中，农民可以通过学习使用智能农业设备、精准农业技术等，实现农业生产过程的智能化和精细化。同时，农民还可以通过数字平台获取市场信息、学习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知识，从而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和适应能力。在数字技能的加持下，同样的抽象劳动能创造更多的价值，劳动者可以花费较少的时间和精力创造出生产和生活所需要的物质资料。

第二、优化农村人员结构。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农村地区的经济形态和产业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农村电商、乡村旅游等新兴产业不断涌现，对人才的需求也日益多样化。因此将大学生村官或者优秀的干部班底引进乡村振兴的战略中。他们熟悉互联网、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能够将这些技术应用于农业生产中，如智能农业、精准农业等，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了解市场趋势和消费者需求，能够引导农民发展特色农业、乡村旅游等新兴产业，推动乡村经济的多元化发展。此外，他们还能通过引进新技术、新项目，推动乡村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提高乡村经济的竞争力。比如湖北省“一村多名大学生”计划，培养了众多有培养前途的身体健康的优秀青年农民，并助力湖北农村等地区的经济快速发展；内蒙古赤峰市“乡招村用”育才计划，招录了众多事业编制大学生充实到嘎查村，为基层注入了“新鲜血液”。这些大学生在乡村振兴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成为年轻后备干部的“源头活水”。在科技创新和知识创新越来越重要的条件下，脑力劳动者作为复杂劳动可以创造出更大的价值。

综上所述，数字经济浪潮中的乡村蝶变与价值生产板块的助力之路是一条充满机遇和挑战的道路。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指导，充分发挥劳动者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推动乡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全面振兴。同时，我们也需要不断优化农村人员结构，吸引更多高素质人才投身乡村振兴事业，共同书写乡村蝶变的新篇章。

### （一）数字经济浪潮中的乡村蝶变：价值分配视角下的转型之路

马克思研究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价值分配是以剩余价值分配为核心，通过工资、利润、利息和地租等形式实现的。这一分配制度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和规律，同时也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和问题。

首先是工资。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工资实质上代表了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的价值或其在市场上的货币表现形式的转化。工人将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卖给资本家，资本家则支付工资作为劳动力的价格。其次是利润。在以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商品的价值分别是：不变资本的价值  $c$ （如机器、设备等物化劳动耗费）、可变资本的价值  $v$ （即支付给工人的工资，代表活劳动的必要耗费）和剩余价值  $m$ （即工人创造的超出其工资所代表的价值部分），当不把剩余价值  $m$  看成是雇佣工人剩余劳动的产物，而是把它看成是全部预付资本（ $c+v$ ）的产物或增加额时，剩余价值  $m$  便转化为利润  $P$ 。二是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不同生产部门的资本家为了争夺更有利的投资场所和获取较高的利润率，会展开激烈的竞争。这种竞争不仅发生在同一部门内的资本家之间，也发生在不同部门的资本家之间。由于各个生产部门的资本有机构成、劳动生产率、市场条件等因素的差异，导致各部门的利润率各不相同。这种资本的流动或转移是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的关键

过程。最终，关注利息与地租。利息，作为借贷经济中的一个关键环节，是那些为了生产经营目的而借款的职能资本家，按照约定向提供资金的借贷资本家支付的一部分利润。而资本主义地租，则是资本主义土地制度下，土地所有者凭借其土地所有权而获取的一种经济收益。这种收益，本质上是对租地资本家所剥削的工人剩余劳动的一种再分配，是土地所有者对租地资本家利润的一种无偿占有。

由此可见，在各种剥削的支配下，劳动者所获的远少于所创造的。在资本主义社会，经过资本原始积累过程，资本主义所有制得以确立，所有制性质决定生产关系性质，生产资料私有制使得资本家拥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劳动者是被资本家雇佣的奴隶。随着生产的继续，资本家还拥有了对雇佣劳动者的支配权，从而无偿占有雇佣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工业革命中的科学技术手段等新技术也被资本家用来大肆敛财的工具。因此，数字经济对乡村振兴的催动力是出于我国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下进行。

第一、生产资料公有制在我国现阶段主要表现为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两种形式。在乡村振兴中，公有制经济尤其是集体经济扮演着重要角色，一方面，农村集体经济整合土地资源、人力资源和资金资源；另一方面，农村集体经济通过发展特色产业、乡村旅游等多元化经济形式，缓解农民就业压力，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为了推动农业现代化、美化乡村环境、富裕农民生活的美好愿景。全面推动农村经济建设，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同时加强农村政治建设，提升村民自治能力和民主管理水平。此外，要丰富农民精神文化生活，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重要的是，让农业成为一个有发展前景、有投资价值的产业，吸引更多人才投身农业领域，吸引更多年轻人回乡创业就业。由此，全体乡村劳动工作者共同支配生产资料，共同享有劳动成果，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盾，数字经济为剑，呈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局面。

第二，数据已成为一种新兴且至关重要的生产要素。数据不仅是现代信息技术的产物，更是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在乡村振兴的广阔舞台上，数据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收集、分析和利用乡村经济活动的数据，可以更加精准地指导生产、销售和资源配置，提高经济效益。例如，利用大数据技术对农产品市场进行分析，可以预测市场需求和价格走势，帮助农民合理安排生产计划和销售策略。同时，通过数据分析还可以发现潜在的商业机会，为乡村创业者提供新的增长点，这将有效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可持续发展。

第三、数字经济打造各乡村之间的互助帮助网。全体富裕才是真正的富裕，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利用数字信息技术，各乡镇、各乡村等地区紧密联系，探索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发展模式，一些拥有丰富自然资源和特色农产品的乡村，通过电商平台和社交媒体，将产品销往全国，甚至走向世界。同时，他们也从其他乡村引进先进的种植技术、管理经验和市场信息，不断提升自身的竞争力。而一些在旅游、文化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的乡村，则通过发展乡村旅游、文化体验等项目，吸引游客，带动当地经济发展。亦或者通过数字信息技术，打造连接各乡村之间的“数字桥梁”，使得乡村资源可以高效整合和优化配置，进而助力乡村振兴，农民生活幸福。

但是数据作为一种独特的生产要素，在其分配过程中，需依赖国家层面的宏观调控来强化，以确保数字经济在推动乡村振兴时，能够在“价值分配”的关键环节实现更加公平合理的分配。政府应明确数据产权，建立公平交易规则，打击数据垄断，并推动数据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同时，通过制定发展规划、提供政策支持和完善监管体系，引导数据产业健康发展，促进乡村数字经济的繁荣，让乡村居民共享数字经济发展成果，从而实现乡村振兴的宏伟目

标。

综上所述，在数字经济浪潮的推动下，乡村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蝶变，特别是在“价值分配”视角下，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价值分配不同，我国在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下，全体乡村劳动工作者共同支配生产资料，共同享有劳动成果，国家和政府通过制定发展规划、提供政策支持和完善监管体系，引导数据产业健康发展，让乡村居民共享数字经济发展成果，共同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

### 三、数字经济推动乡村振兴的未来巨变

数字经济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动力，推动了农村经济结构的转型和产业升级[2]。通过智能农业设备、精准农业技术和农业大数据平台等数字技术的应用，传统农业向现代化、智能化方向发展，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业链价值[3]。尽管如此，数字经济作为全新的模式，在助力乡村振兴过程中仍存在不少挑战。

第一、数字技术基础设施的建设在乡村地区面临着显著的短板。由于乡村经济基础相对薄弱，其财政收入相对有限，这一现实状况极大地制约了乡村在数字技术基础设施方面的大规模投入能力。资金短缺导致乡村地区在数字技术基础设施建设上进展缓慢，难以跟上数字经济发展的步伐。同时乡村地区的技术水平和人才储备相对较低，相较于城市地区，乡村地区缺乏足够的技术支持和技术服务能力，难以有效应对数字技术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各种技术难题和运维挑战。技术人才的匮乏使得乡村地区在数字技术的学习、应用和创新上步履维艰，难以充分发挥数字技术的潜力，推动乡村经济的转型升级。

第二、数字技术与乡村产业融合不深。我国农业农村现状难以应对而数字技术对土地集约化程度要求较高的要求，因此目前数字技术并未大规模应用到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中。数字信息技术前期投入较高，农民资金有限，因此往往不愿投入过多资金用于采购前期机械设备和基础设施安装等费用。最后，现代化创新能力不足，对农业多功能发展的拓展能力有限，难以满足产业融合发展的要求。

综上所述，数字经济在乡村振兴过程中，需要克服很多艰难险阻。未来，应加大乡村数字技术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提升技术水平和人才储备，推动数字技术与乡村产业的深度融合，以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的潜力，推动乡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 四、结语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下，我们深刻认识到数字经济在优化价值生产、协调价值分配等方面的重要作用。通过提高农民数字技能、优化农村人员结构，数字经济有效推动了乡村价值生产板块的转型升级，让农民成为乡村振兴的主力军。同时，在价值分配视角下，数字经济促进了乡村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共享，让乡村居民共享数字经济发展成果，实现了更加公平合理的价值分配。然而，数字经济在推进过程中仍然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这些挑战需要我们在未来的实践中不断探索和解决，通过加大投入、提升技术水平、推动产业融合等措施，充分利用数字经济。展望未来，数字经济将继续在乡村振兴中发挥重要作用，推动农村经济结构的转型和产业升级，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繁荣。我们应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不断创新思路和方法，让数字经济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大引擎，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 参考文献

- [1] 刘雪敏.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的理论分析——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24(6):52-56.
- [2] 何雷华,王 凤,王长明.数字经济如何驱动中国乡村振兴? [J].经济问题探索, 2022(4):1-18.
- [3] 张蕴萍,栾菁.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理论机制、制约因素与推进路径[J].改革, 2022(5):79-89.
- [4] 杨兴姚,茅欣媛.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的分析[J].农村经济与科技,2024,35(21):173-177.
- [5] 完世伟,汤 凯.数字经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机制与路径研究[J].中州学刊, 2022(3):29-36.
- [6] 董志勇,李大铭,李成明.数字乡村建设赋能乡村振兴:关键问题与优化路径[J].行政管理改革, 2022(6):39-46.

## Digital economy boosts rural revitalization --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Li Qiaoqiao

(Beijing Union University, Beijing, 100101)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and grounded in Marxist labor value theory and surplus value theory, this article expounds on the "value production" aspect of the digital economy's contribution to rural revitalization, as well as the "value distribution" aspect [1]. Ultimately,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digital econom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injecting new impetus and vitality in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economic structure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In the future, we should continue to deepen the integration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optimize resource allocation,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and contribute to realizing the Chinese Dream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Key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digital economy; political economy; theoretical basis